



山林的守護者

林務局新竹林管處森林深山巡護特遣隊

中央山脈是台灣的綠色背脊，孕育萬物的源頭，因為有它，這方不大的島國有了萬千變化。

林務局在89年，完成「中央山脈保育廊道」的建置作業—透過連接中央山脈的高山林地、自然保留區、野生動物保護區、自然保護區、國家公園等，形成連綿不絕的綠色廊道。

為實現這個理想，對山林的狀況和資源必須隨時掌握和保護。林務局新竹林管處森林深山巡護特遣隊，就是為了這個責任而成軍的隊伍。

紅布條，給同仁看，更要給壞人看

深山林內，自有其天然節奏，即使杳無人跡，也是熱鬧繽紛的。我們可以把這條綠色廊道，想像成一個星球，各種動植物早就移民進來，成為這兒的住民，至於人們，只是到此一遊的後來訪客。

如果人夠謙卑，懂得先來後到的禮數，其實事情會簡單得多。

特遣隊在深山裡巡護時，常在通過的地區綁上紅布條。是為了提醒經過的同仁，這條

路巡視過了嗎？新竹林管處魏展斌主任苦笑：「不只這樣，給同仁看，更要給壞人看。」

在如此美麗的環境裡，有人覬覦大自然的財產，懷著惡意而來。紅布條具有警告的意味，嚇阻他們此處有人巡守，快快離開。

新竹林管處轄區內珍寶多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有扁柏、紅檜、紅豆杉、牛樟、香杉等植物，還有穿山甲、帝雉、黑熊、山羌等動物，連小學生都明白這些是需要被保育的珍貴物種，可惜貪婪者的眼裡和心裡塞滿了錢，什麼也看不見、感覺不到。

細數巡護特遣隊的種種任務

森林深山巡護特遣隊，是由林管處職員擔任領隊，加上工作站護管員2到4名、森林保育警察2名、山青2至3名所組成，每個月上山之前會先做路線規劃，每回上山大約5至7天。

在山中執勤，要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，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，同時達到巡護的功能。有經驗的隊員，從草叢的痕跡便能推斷盜採者究竟在山裡，還是早已得手離去；還要留意大自然中，除了天然的蟲鳴、鳥叫和



▲憑藉著堅忍不拔的精神翻山越嶺，為捍衛保育森林而努力。

水聲，有無奇特的馬達機動聲，如果有，必須提高警覺，也許嫌犯就在附近。

「我教導新手，看到樹或竹子莫名奇妙彎下來，就要特別留意，那表示附近有陷阱。曾有同仁誤踩，整個人被倒吊起來。」魏展斌說。

原來這樣啊！可惜沒辦法把這心得說給山裡的動物聽。

在山裡巡視，一旦發現動物掉落陷阱，隊員會趕緊將牠們救出來，視受傷情況給予幫助。在中高海拔的箭竹筍園附近，常救下被抓的猴子；在中低海拔的桂竹筍園附近，則容易看到山豬，但牠們具有攻擊力，不易靠近，幾乎無法解救。最難過的是，隊員們曾救過一隻被捕獸夾夾斷腿的山羌，大家輪流揹牠下山，送至新竹市立動物園治療，但還是因傷口感染惡化，未能留住這條小生命。

除了保護動植物，特遣隊也支援救災任務。隊員們都有三更半夜離開被窩的經驗，大多是為了上大霸尖山協尋走失的登山客，畢竟



▲台灣山羌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，長期面臨被獵捕的壓力。

山難救人刻不容緩；更怕遇到森林大火，想起整大片林木的損失，就會心痛好久，特遣隊甚至會組隊支援消防人員，幫助他們及早撲滅火災。

感嘆世道淪喪，連賊都變懶了

以前小偷進入山區，大多數是為了珍貴木材，以紅豆杉、檜木為主，從砍樹之處把林木弄上車，再駛離山區，這些山老鼠冒著被抓的極高風險。隨著時代變遷，他們的做法改變了，不再是偷運林木下山，轉為尋找牛樟芝或香杉芝。

同樣盜採牛樟芝，從前和現在的小偷，做法真是大不同。直徑1公尺以上的牛樟，樹幹容易空心，裡頭長牛樟芝的機會比較大，所以從前的偷芝賊會找這類的牛樟樹，以鏈鋸插入樹幹，感覺一下是扎實或空洞——如果覺得是實心的，那就不必鋸了，因為裡頭沒有牛樟芝；如果覺得是空心的，接下來，會用工具把樹幹挖個洞，用手電筒向內照，



蕈類含有水份，被光照射會產生亮點，這時再把這棵樹砍倒，盜取裡頭的牛樟芝。

現在的偷芝賊更懶更惡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每棵樹砍倒再說，如果裡頭有牛樟芝或香杉芝，他就大撈一筆；如果裡頭沒有，那就當自己倒楣，繼續再砍別棵。

「看到滿地都是被砍倒的樹，那種感覺，很沉痛。」竹東工作站的葉先生說。

「真是可惡，如果沒有牛樟芝，這棵樹，豈不是白死了？」魏展斌激動地說：「一棵樹幹直徑1公尺的樹，需要生長一、兩百年耶！」

這些偷芝賊，怎麼下得了手！？

魏、葉兩位曾在山裡看過「樹中樹」的奇特景象—被砍倒的牛樟樹，樹頭還在原地，中心有個空洞，洞裡被塞入另一棵從附近砍來的小樹。猜猜偷芝賊為何這麼做？答案揭曉：因為樹被砍倒後，從空中往下看，像一朵花椰菜被挖了一個洞，偷芝賊怕被飛機空照發現，所以想出這種花招。這樣的賊頭賊腦，令巡護特遣隊員恨到不行。

山上的生活，家人其實不瞭解

巡護特遣隊上山，體力非常重要，因此各分站和駐在所每個月都要舉辦集體巡視，規劃2至5天的行程，一來巡護自己的管轄範圍，二來鍛鍊體力。

至於巡護特遣隊，他們的行程較長，上山所背的行李有三十幾公斤重，裡面有睡袋、衣服、食物和雨布，隨身攜帶的還有GPS、無線電和數位相機。深山裡的無線電以林務局建

構得最完善，隊員每天早上、午後必須和內部聯繫，如果情況許可，傍晚再回報紮營的位置。

別小看雨布，它曾立下大功。有一次在中海拔，四處找不到水源，還是靠山青發現岩盤有水滲出，便建議把雨布平鋪著接水。經過一夜的收集，隔天早上大家才有水可用。

還有一回枯水期上山，葉先生和隊友因故沒趕到既定的休息處，走了一整天都沒找到水源，手邊只剩半瓶從上個基點帶來的水，連煮飯都成問題，最後只好啃營養口糧止饑。他們的結論是：「營養口糧在山下是吃好玩的，到山上卻是吃救命的，沒水開伙，只能靠它。」

山上衛生條件無法講究，經常得從山溝裡取水使用，如果腸胃較弱，很可能鬧肚子，而這是特遣隊最擔心的事。曾有同事在出發第二天嚴重拉肚子，安全起見，只好全隊撤退，另外擇日再來。

上山5至7天後，從高海拔回到平地，由於氣溫、氣壓的差異，身體會發燙三、五天。這種辛苦，不足為外人道。

外人不知道，那內人知道嗎？

結果，照樣不知道。不說，是不想讓太太和孩子擔心。

這群喜愛山林的男人，把保護森林當成使命，上山看見林地完整，就會覺得很欣慰，感覺這一趟沒白走。對森林深山巡護特遣隊而言，樂，永遠多於苦。🌲

（轉載自「尋找阿甘·發現農業心台灣：20個工作團隊的感人故事」）